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為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餅

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

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璿

按元和姓纂某三子長之玄次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仁本謂北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

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

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不下或有興字云讀去聲非是

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

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不下或有興字云讀去聲非是

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

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

貞元九年登第續聞成

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貫

或作貫作貫音射又音世

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煉為黃金刀切

於可餅以不死今於若而我我即去遂踰嶺阨

○阨於革切塞也一作泥南出藥資不可得以于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政為容管經略使

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

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

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

元和八年四月以房政為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改

僕少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

十二月以馬摠為嶺

韓昌黎全集

南節度使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某縣某鄉某村諸本都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下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駕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分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寶真孰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古

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若墓誌銘

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

其墓人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鄭所昇陳之留邑秦并天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部或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幸臣李與同輩韓愈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貶為縣令詳見題注下二年達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張與公復量移江陵半歲邕召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想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北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廊為司錄參軍請曹白事不敢平而視其食

公堂抑首促促就捕獻揖起趨去無敢闢語促促或作生旦促如翻騰之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辨治辨或作幹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廊為鳳翔尹請與

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廊元和四年三月以廊為江東節度使

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

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作撓○今接歐公嘗疑此上有脫字不知昆氏以何本校也詳其文理當有此字故从之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訴字

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

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事二字或但有事字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作史學鄉飲酒喪婚禮張

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絲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

唯恐不及事被罪若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

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

可為法疑必有脫誤或為字當作守不可貪官害民留嘯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

史十日不得毫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

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

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

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陽送行詩有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謫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一作而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

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

太傅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鎮高齋之

為假子達冒姓張名忠志肅宗時舉桓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有曰字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卒雲京以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公兄弟讓嗣寶臣卒贈太傅三子惟誠惟岳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遷集軍將從幸泉州天黑失道藏集中人聲尋見

德宗於藍屋西室義見二十五卷興元少尹墓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曰臣以
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
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久或作衛或作御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
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校戶
部尚書改為左軍充衛使上或作尚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蓋衛卒之號猶今言長人也當从蜀本以軍勢奪興平人
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出即齋縣牒來
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
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
尹鳳翔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與夷狄
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與夷狄
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或作務非是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
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鏽鉗鋸詩痔乃錢鏽注田器也鉗大鋸也斲大鋸也○
切斷陟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興或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
有餘販者負入褒斜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斜逕右界褒斜○斜余道切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
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奉光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俱來朝上為之燕

三殿唐麟德殿有三面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預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

申丙申作景

避唐諱也葬萬年

鳳樓原萬年下或有縣字

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

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有而字

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

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忠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

按翟方進傳無者為是馬既忠又孝法宜銘

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此篇从方氏石本跋者剔出○蜀本注牛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接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惟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大月無十

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達邇遇遭之送或無退字與公婿廣大博士吳郡張籍

以公之族出行治厯官壽年為書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

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

貝州河下或有復出清河二字宗

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

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

垂拱元年二月改祕書省為麟

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龔氏令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勸或

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

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

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

考覈群吏多坐貶死考覈或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元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

軌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軌為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

韙語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

弟業下或無以字抗併無以自給字子弟或作弟子

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選奉先令以

治辨遷尚書膳部郎中政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

講讀以時有徒罕如法以祠人吏駁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雙穗間里歌

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貳有公字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或作宰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中尚左尚右尚中尚左尚右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為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切既果以方授藝射科每發如望平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固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運遭謹府界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新或作數守官駕部名異已屈昇或作升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為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頸項之後楚武王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拾事中後為右業材才好學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後一上至二五

空襲事後嘉州青門侍郎空襲四世之孫
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郎城郎公榮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

韓

作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郎城郎公榮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或
綽平涼曾孫諱俛文誕子崇本匡成今崇本子無待子僅○僅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越學與蘇源明相

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

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

諱臯以忠孝致大名

臯字士蘇天寶末安祿山為河北按察使表臯為從事察祿山

去官累以宦徵不起代宗徵臯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點陽江淮奉臯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

大歷二年四月十四日卒於潤州年四十六

元和中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

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

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興檢校吏部尚書充山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

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

史當謚貞孝

知或作能

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

元和九年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

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

元和十五年五月薨

元和十五年五月薨

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

元和十五年五月薨

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

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應兵復為兵部遷太
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

常卿

元和四年

五月遷

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

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

以幾教化多所助興

或作為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興如復救于頤事之類是也作爲非是

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

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

矜或以吏部尚書留東都作務

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

部留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

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不字

復拜太常

九年十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

舉可長用

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蔣人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

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

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

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

奏至天子痛傷

痛或作痛為之不御朝郎官

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

其年某月日

月下或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

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

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頤坐于殺人

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

○頤音迪顧下或有公將留守東都

公下或有時字

為上言曰于字

下或有頤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

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頤以不憂死

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頤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真王

正言求出真王

公下或有時字

晉左護惠王母初薨歸葬當州未及安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踵為宰
督殿官八年七月德與將留守東都為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踵為宰
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
觀或無未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
病二字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作親
未嘗間有無費不得餘問下或有其字諸諸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德與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豐然服喪來有請德與
二月罷德或作代考寧相表云當作德德與璩字大圭璫字大玉服乃作銘文或無曰
喪或作喪服或無來字

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滅楚徙秦藏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上詆訶浮屠荷堅嘗游
作次滅楚徒秦藏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上詆訶浮屠荷堅嘗游
東究命沙門道安同輩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
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殿形蹟士不宜參識神與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
位或多半塗以稅以壽考或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若為朝德首行
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流連六官謂吏戶禮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
所憚或作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羈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作有○今孰克知之克
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

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
之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

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叢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縫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基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舉追之旬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入墮矣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得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費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戴誓將上雷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鴟鴞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所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懸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戴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緝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謹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今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避言訖屢領天子顧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破手負以靈龜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讐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鹿砂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孰與三五相舉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臥傳之十有三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堯

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內

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

眾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厯遁去狼羨不辨詩以蕪茶葉○蕪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憲宗是文武之子下或有陛下子非是元也

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然別字數色粗切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奉職或無奔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經銀節度留後東全討或無之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斬之都統三川方圖梓州而敗亂固不及他郡也○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納反大將張子良今按既圖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執鑄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致魏博貝衛澧相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澧澧淵也說文澧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澧淵○澧音蠻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究或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間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厯兵上不許

或作外臣抗范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問于朝一二臣外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襄朝之臣皆以伐蔡為不可入非獨一二入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襄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

及無外字皆非是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于或作於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四年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

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聽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并或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况非是或無何字况

二臣同不為無助

不_上或

曰光顏汝為陳許帥

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

維是

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

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鄆陽鎮遏

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

曰重膺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月以河陽節度

使烏重龍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從隸汝州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成義

管鄭滑二州陝益即劍南東西川延蜀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

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杜請使子公武以兵

之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

曰文通汝

守壽

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

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

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

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

曰憲汝帥唐

鄧隨詹事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為御史中丞故曰長

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

謂汝下一汝下曰度惟汝予同

有與字汝遂相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以賞

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

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

討則秦之梁刻石自有遠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

強引以

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固留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燕寒燕飢

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以玩歐事遂生疑

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元和十二年八月度支使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

惟其賢能無憚大吏

元和十二年七月度支使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支使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

其臨門送汝

度支使上御道化門送之

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或無顏膚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

其字顏膚武合攻申州克其外郭文迪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降下或有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軍祐卒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主虞侯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

是

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膚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弃其衆洄曲以備

四月蔡入董昌齡

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

親近及守城卒諸重質以拒之洄曲作迴○今接洄與史合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作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卒已

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

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

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

歸字愬縱之斬元濟京師有於字

十一月丙戌朔興安門受淮西之

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山南東道

制加恕檢

停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

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

有於字

鄭隋唐復郢均旁觀察使涼國公

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

光公武

頽膚皆加司空

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

公武

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侯韓公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或無遺字或作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申光蔡濱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彌騎尉襄度金紫光祿而以其副總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弱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今按以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政亦曰居我其從周是也崇極而圮河北悍騎安史既平燕趙謂汴蔡河南四聖不宥肅代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寫帝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作臣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以訖天誅乃敕頤膺懋功謂以韓弘各奏汝功奏或作三

方分攻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年元和十九
光賴大破賊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鄆城

黨於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光賴奏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翦鄆城

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人或作及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書因

額額注肆惡無其壘千里壘或作疆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

下人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票往哺蔡人告寒賜

以繒布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旰而

起左殲右粥旰或作飯殲或作餐舊本皆作殲○今按還予授子之榮兮傳云榮餐也史

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為之擇人以收餘憊收或作牧遷更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

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

或作及汝父兄奔走偕來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

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

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氏遠聞明堂坐以治之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東雅堂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終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備

建歐陽公

云昌黎

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

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

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矣

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

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

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

東海之神曰勾芒

北海之神曰顙

頃西海之神曰蓐收○

今按東海神名阿明

南海祝融西海巨乘

北海禹強亦見養生雜書無公言

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

或作

祀

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猶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

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高

王冊

祝號祭式與次俱昇

或作升

武德貞觀之制

四海年則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

詔也

一時備禮兼冊

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

分命鄉監十三人取三月

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

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間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

唐刺嶺南為五府而嶺

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

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懼既進觀顧怖博故常以疾為解或作辭
 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脣酸取具臨時水陸
 之品狼籍邊丘薦裸興俯不中儀式更滋不供滋或作歲供从石本作奉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秘聞
本育作歲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
為嶺南節度使歟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接戰傳先是準詔禱爾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戰
每受詔自己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
 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
 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
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接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
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僕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
 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
 星明概星之纏連事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概非是言立夏行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上文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醇爵清

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其或作作其海之百靈祕怪惶惚畢出蜿蜒蛇虺來享飲食禮或作禮或作蠻蛇

享或作慕○旛闔廟旋軸音祥飈送颯與帆旗纛旄麾飛揚禮旛纛高管噭謠音

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作祝

祀其理甚明或致誤今改从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

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

大和羹父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

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興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

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或作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

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

歸者輿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

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更脩不躬正自今公用享錫右我家邦

作祐右或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

公行勿遲公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

處州孔子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子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或作

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高然字句上方有而字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

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座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

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

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

爲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

不如或

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

邵太史曰歐陽公平

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承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

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

而歿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譖

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

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

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

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鄆侯李繁至官

繁鄆侯泌之子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大令工

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今或作命顏其餘六十子子上或及後大儒公羊高上二月五

軒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荀卿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公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軒荀況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等伏生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音禁又音揭其略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擎故始入學者菜釋真有樂無戶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舊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廟下○庫音卑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又音揭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

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

惑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

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

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

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迎接穆宗寶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

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

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接舊史公傳云南人姜以柳宗元為羅池

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斬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獲敗元祐七年

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郎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

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為羅池之神昌黎叔其事而銘之大

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誠若此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烈鬼巍巍廟食理也李衡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天厭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懿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無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民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詰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間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詩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戰志亦有泊步字池圓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訖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患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樹以名木柳作道巷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宣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

印長慶三年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哭之而手之其其音舉而告之宦成小言之二十一

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傑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靈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擴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候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囁以笑鵠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獲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興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圓圓字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鵠與兩刻作圓圓後鑄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亢徐克羨兮亢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忘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遣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九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委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

筆墨閒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通策傳言江旁老人也

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

石碑

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為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年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文當作及據下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碣陽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小君考山海經作小水是也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譜舜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為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者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有无舜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說舜

之厄滅舜之聖堯死而葬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
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湘非是又或作湘非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
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為潮州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
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故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名為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
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愈自京師往與愈
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余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
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
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與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春秋時王子成父
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鄭驕侵齊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彦芳東漢有傳博
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因號所居鄉為君子下或有公其君子鄉人也魏
晉隋隋世有名入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切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玄

員外郎 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郢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

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

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少孤奉

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舉謁譽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切

下浪

願為交貞元初射策

拜左拾遺

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

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快快無

奈久而嘉之

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下又有直字

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

餘特改右補闕

或無遷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無

由此貶連州司戶

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

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

或無

為參謀

襄均參謀

度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後賢徵拜吏部員外

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

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頭不敢視公獨省問為

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

峽或作硖友人楊憑也

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

填道迎顯公德

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陵松江路害絕阻滯

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

火上或有其

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

政或天子

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

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

奏罷

權酷錢九千萬千或作十

軍息之無已掌更壞產猶不釋因之公至脫

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

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

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

罷軍

之息錢有日字禁浮屠誑壞其舍以算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

廩上或人有於字

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

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輶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

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算下或

無於

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入請詩以揭之

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洞

詞

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辭為華英辭為諸本作辭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歎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直名有直有諷辭過堅懸或作聖進臣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

恩顧日渥翔于郎署塞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敵搣搣摵竟遭斥奔久淹于外厯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姜枯以膏燠暎以醒暎或作暘坦之微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藉或作醫俾統于洪道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平所部平或作半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抗矯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謳或作諷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跋跋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滬韻叶非有異也○今按銘之卒章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誤
營部統公為行軍司

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

○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

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

其先有自潁川

徙陽夏者

○夏音假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

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

太康之韓

新舊史皆言弘

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

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交取推以為鉅人長者

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今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入三字而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

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立佐

復出夫人字或作齊國

有功建中貞元之間

功下或有於字為宣武軍帥

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

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

侃字侃不縱為子弟華靡遺放事

縱或作縱出入欹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

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

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

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

○屬之欲切請老將皆自以為不及

或無字司徒卒

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為

宋南城將立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寔代為使九年十二月軍

亂逐士寔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

貞元十五年劉速淮死

九月

劉卒

軍中皆曰

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

之有而字

肉下或

今見在人莫如韓翊

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

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

速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弘事速淮為都知兵馬使速

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

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

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興地

真舅

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

自將圍許求援於速淮

噲之以陳歸汴使數

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

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

公曰

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婦而髮櫛之幾盡

苗婦而髮櫛之淮南

然不一捕刈不足令

震賊不下或無一

命劉鐸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

○上數上聲下

數入聲與音類

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誰

呼號于城郭

者○誰音歛

李師古作言起事作

或

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

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邪

盜上或無為字

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

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

公使謂曰吾

在此公無恐

有安字或

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

為

或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韁材遺

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

之字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間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

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

兵以或作

以兵非是

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

元和十年九月以弘正充淮西行營都統使

曰無自行

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

計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

碑作二千淮西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

延節度使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兼侍郎

之謀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

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

曹冠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

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二千匹綢五十萬匹

五

或作

七千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緝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

初公下或有之字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斂且給恒無宿儲

無上或無恒字

至是公私克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

弘正三上章

願留京師奉朝請入

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

元下或有老字

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

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

元和十五年五月

葬宗即位以弘正繼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

元和十五年六月

以本官為河中尹

河中晉帥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或無天子為之四字贈太尉賜布粟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侮辭卑或作舉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乘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鉤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州長慶二年七月汴牙將李汴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汴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興人必信更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或作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矜聲色問法何如不

或無自立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卷之三

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獵居例初將得其人衆乃一憚憚惡也與憚同詩不
公磔其黨狼○磔陽格切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
臣宗處得地所河流雨墻墻江河邊地前漢坐侵盜運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
間為帝督發察其噸呻與其睨淮南子視焉無眴邪視也○睨音諳音荀左顧失勢右顧而聽臣几蔡先
郢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或作博天施不
留其計不通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
朝車馬干戈相乎將半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
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
扳春秋傳扳引而立生莫與榮殺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

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于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吊曰哀哉若人之不

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子厚諱宗元。父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為宣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

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

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

御史以事觸審參敗冀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

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無與字子厚少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

士誠切士誠切

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

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已見

不當作儻僕廉悍議論證據今古

或作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跡切

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

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

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今接方本得

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

未至又例貶州司馬

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

月道敗永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

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

或有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

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

歸其實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

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東坡至廣州寄二十謝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
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道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疏願以柳易擣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刺字或無鳴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詼諧強笑語以相取
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擣之教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
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
故卒死於窮僻死或作厄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
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解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
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
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

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徵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鎔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繼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諾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遼涿人涿或作涿或作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亡遵從而家焉或無焉字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李道古曹成王臯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臯傳後而載薦柳貢事

詳焉少加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

王成王諱臯王諱上或無成字非是

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

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無成王字公以進士舉及第

貞元五年獻文與三十卷拜校

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侍郎真除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一

來朝遷鎮鄂州唐元十一年鄧岳罷幕使御公辭為飛踏上聞會道吉以鄂岳道兵會

鄧岳罷幕使御公辭為飛踏上聞會道吉以鄂岳道兵會

鄧岳罷幕使御公辭為飛踏上聞會道吉以鄂岳道兵會

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崇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入柳泌

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

泌或作貴經云新舊史泌以故起閭閻爲刺史不效貶循州

李千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爲刺史不效貶循州

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月下或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

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

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

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

紘脩或並紘為進士學舉

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鄭公

○鄭叔裕五世孫叔裕字音云叔裕五世孫孝寬京

北杜陵人周大象二年

父士全且緣

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药白芷其葉謂之药○

生綽紹

十一月卒贈蘆州牧

父昭嘗為京兆尹

大歷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為尹

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

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

或無用

至而葬十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

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

四字非是

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尚有封

太或作本非是太謂當公弟兄或作兄弟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

誰黜不復誰或

作雖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千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公在江陵與鄭君同官詩有鄭君贈策即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為榮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

鄭律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

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季也四字○今橫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

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

州九隴丞父迪郢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

以進士選有君字吏部

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郢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郢岳使

郢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為江陵貞

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

之徵或作戶徵非

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同平章事

是元和三年四月

名均為尚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

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

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

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

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

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

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

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

○數不

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

新或作薪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計留也過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

看或作對看

為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饗冠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詞或作嗣宗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

再鳴謂進士及第判拔萃也

佐三府治謁厥蹟

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

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

洞然渾樸絕瑕謫

作璞

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薛戎元稹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

河中寶鼎人

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寶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

德儒

汾陰河中縣也

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

隋上或襄城有子二人皆貴

二人寶其後皆蕃

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膺有子九人

續純絢繼繪

皆有名位其季

諱縑為河南令以卒

縑或作縑

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

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

人丹戎故明

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

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戎江

西魏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淳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

塞使

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淳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

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

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

使下或有日字無曰字

州客至

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

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

江西辟為從事

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

使三返乃應

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

公因留佐映治

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

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羨

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

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

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

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

冕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過馬摠以鄭滑府佐許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

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

大怒因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

公自副

是卒閩濟美代冕使福

又副使事於浙東府

濟美使浙東

戎入副之

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

拜尚書刑部員外郎

始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

遷河南令歷衡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

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

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

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冗鎔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

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

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頌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病字奏至二字或無此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人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公凡系表作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兄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以事餽或作不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吉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東
雅
堂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前廊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

坊或作州非是○廊者乎夫人在是

下

或作母劉玄佐之甥又貴

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貴

作父非是公下或

上

或作母劉玄佐之妹肅恭

有之字内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

事皇姑齊國太夫人

太夫人弘母劉玄佐之妹肅恭

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為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

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

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廊之公府春秋若干

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辭以羸歟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

或有下有再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

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所滅

瑣顯於魏

翟璣佐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成

帝時翟方進

翟義以家酬

翟義

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

封高陵侯

義以家酬

翟義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

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

公或作子在廊時

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父非是止於廊行於是作廊時祭白帝今

之廊州蓋取名于此

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令莫我撫已

莫我或作莫慰文駟

軒往來有煥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寶公墓誌銘

公嘗有送審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殷中侍御史卒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毅

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即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寶公諱牟字某

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

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

仍襲爵名

代或作世同昌諱肩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

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

孝謹厚重又作孝愛

五年進士佐六

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

或無虞郎中部字

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

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

年生於天寶八年

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

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

行于京師人達其至

○達音釋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寶生于時公舅袁

高為給事中

高字公頤滻州東光

方有重名受任資公入軍人三十人

右而

人共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

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

兵馬使虛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

耶公視從

入如

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

兵馬使虛從史為節度使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舉駕○舉音預從史卒

敗死

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都知兵馬使烏重齋所縛送京師敗賊州司馬卒

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

縱留守東都

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鐵為東都留守奏卒為府巡官

後佐留守司徒餘慶

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

奏卒為

府判官歷六府五公

宰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

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羸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

望有彼此言者

或無此言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慮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

莫與公有怨嫌者

其為郎官令守今守疑當作守

今謂守法令也

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

禮扶善過

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過者謂之妖言

益明

上下之分或無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

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輩常進士

常字中行大歷十一年進士

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

處士徵

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

自吏部

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

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

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敗黔中觀察使八年四

月遷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

庠三佐大

府庠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皋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

元和三年二月皋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

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庠

亦進士

舉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

平盧淄青節度使表庠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

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

韓昌黎全集

卷三十三

二

帰葉山房石印

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躡次曰某_{下或有少字}公大曆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以童子得見於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矣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縉實進閨腹子夏以再家實為氏昔有過流滅夏后相后縉方振進歸自實生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為實氏聖慳旋河犧引北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間實鳴犧蓋謂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實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武帝太后好黃老而嬰隆推儒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遙送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為吏部有姓閭者求官自曰子卿音晉遙送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笑曰遙送華胄遙送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戲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戲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如圭子奉父五子載載戲戲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戲為尚書左丞上上或無三字天予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累表請老詔戲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曰吾敢要若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往

相之為二宜去事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之孝於鄉

方从抗本無至字云洪引張勝源漢書卷之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

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

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貞二宜去尚與顧子言愈

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

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戣字○今按上下文戣為人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或作平正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耄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

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

以進士建中元年裁第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

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貢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

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江北尹左右三翻其情戣慷慨論正敗少和殺易簡奪

尹三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戩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戣

月俸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戩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攷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从蜀本增

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

丞三字皆非改革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

韓昌黎全集

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左罷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
 下邦令笞外按小兒外接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
 援人但據文供餉使者歸乃譖寃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繫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
 元衡中丞裴度懇款基切即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寶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
 邦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邦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和
 誰歎今要在是可為朕求之度以戰對庚戌以戰為節度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
 至二百萬悉放不收番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步水岸渡處碇錨舟石始至有間貨之
 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
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罕倅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或無公一
禁之有隨公更吏上或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名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
 更厚薄緩急觀下或有暴字非是自古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類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左顧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散字下此上或有流字或無耳字左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

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桂之更以討之被霧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昊皆無功數月自死月或作日非是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祠部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更刻石為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神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从溫已名溫質則非晚年从溫也豈以世系表云四子皆从溫非也○今接上文長子嫡底為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階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戴戲戴戲音衢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戴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戴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戴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壯壯或作三十此篇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耶或作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字○王弘中嘗

為連州司戶公為連之陽山令嘗為作宴喜亭記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

袁州又為作膝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

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

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殊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

庶幾知之矣碑

見三十一年

公諱仲舒字弘中

并州人

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貢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

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

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

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

已見前說

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

開或作缺改或作除徵

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

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

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

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

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興民

千或作十興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

户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

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榷蓋興民共

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興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

或無文字又出

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

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

浮屠老子穿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淳至為不專於吾界而目山乎立

淳屠老子象

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其

出立或作去皆非是

○

以其詎巧漁利奪編人之產

其字疑衍或作經○

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故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

為左丞或無

出立或作去皆非是

○

以宰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

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

今按以民為人蓋避諱

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遺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

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

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

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敗在刑誥

在或作及

知二字

盡力直友人之屈

友人蓋楊憑愚尹

李夷簡勅憑江西姦贓敗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

七八口字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勅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

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

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

亦無利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

利字古本偶皆閉閭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

下或有悉字或有複出事字○今

脫漏不足為據

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

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

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

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

或作襄鄧等

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

王或作更

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

或無公娶其

太字公娶其

太字公娶其

太字公娶其

太字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洞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脩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述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攝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攝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燧也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二子彙暢娶盧氏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貢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以故入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弁罷岳燧奉朝請京師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一

子立側儀禮婢繼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捕切又莫丘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非是食衣並讀如字名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參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瓏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尔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非詳詔記云王奉相

青淵臺中惟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

或無此二字

可念貴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

變化不測傑魁人也追見少傅翠竹碧梧

碧或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

業或作

幼子娟

好靜秀瑞環瑜珥蘭芷其牙

○出鄆滑切

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

公貞元八

去

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

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

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

分府少傅卒哭之

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

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

又十餘年至今哭少

監焉

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

四十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

六字句未

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

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闇以俟知者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終

東雅堂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縛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

中人

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入

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上誌

或無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十或作又十今以藝紀字

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

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

藝觀婢守居圓池記誠然亦大奇怪矣本朝王嚴劉忱皆為之注解如瑤翻碧歎蒐眼傾

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婢守居圓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

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縛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故獨去無古必出

子容

切

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

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

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

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

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方無出字以下文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作師又出觀之宣有

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間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自荆南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祖某官諱冰累贈兵部尚書開元中詔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鮮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某字非是

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晚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

莫覺屬覺或作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鄭玄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婿新舊史有傳可考政誌云漢韓氏婿也故予為銘

公諱邠薄經切

字某雍王繪之後第五子也為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

王孫道明唐初以

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曰雍王長平王

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

淮陽王追封繪曰

淮陽生景融生一景融親益疏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及

雍督為河南王

及

比四世宦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父為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
卒以卒子生一歲曰卒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至五六歲自問知本

音嗣

切

未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間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

間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間諸父或作矯非是之聞或作聞之請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間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於下或有為字試書判拔萃為上等元和十年十月鄭於是縱擧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會

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

書判拔萃為上等試語或作無吾字

乃可望此其後

比以書判拔萃或無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

鄭餘慶屬之朝餘慶為河南尹

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

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今辱我今辱我

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盛遺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復出今辱我

三字且曰令退遠忍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者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

曰吾將有為也讓宰相者言之上曰

或無者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虢節度使衛

中行辟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

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季本作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丙辰非

歲名則為日名而在月下為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季本補正月字不可曉

也公內外行完潔自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
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夫人高明遇
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廊城令激下或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淮光潘皆進士及第潘大中初為
禮侍○淮所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淮光潘皆進士第潘大中初為
簡切淮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壙也故
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
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令合立三廟此以郡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
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
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徵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

史其言多出公誌

耳徵死于亂其載之

張君名徵字某以進士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
史中丞元或作二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奏君名迹
史中丞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
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雖貴不妄選且久今

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

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母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厯母或作

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微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免字即推門求出守

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

告字疑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為一句蓋述

當作言其言如此下文入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

曰即與衆出君

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

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脣死肉餕狗鼠鵠鴟事大抵出

公此誌其所書罵賦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

餕為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餕虎也

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

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

且處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

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

帥馬僕射馬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恭或

作奉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

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

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鄭師馬摠也摠以二年秋而其所定之本部作四年今姑从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感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禱薄厚禱或作食節時其飲食而尤飭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食忠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劙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餓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踰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為生子獨割也以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割切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閭○今接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兔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間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鵠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祖父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之襲號生殆庶廷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之變治庶所贈官致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

永王府誌

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

府君字或復出河南或作范陽

其族世所

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

為士妻

夫人長女婿河南侯氏主簿唐充次亡公其季女婿也

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

九其年七月某日

其年或作其明年又或作八

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

為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

是或

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

乃及于行克媳德門

乃及或作享肅其為禮

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裕其為仁法曹之

終諸子實幼莞莞其良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

或作既克其家厥間劬勤

三女有從二男知教

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

累累外孫累累或有

有携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誰

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儔刻

銘寘墓以贊碩休

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傳休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參軍李翔昔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真行治皆如誌所書翔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

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翹欲傳擢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頌首欲假葬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傳焉。蓋翹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

七或作八月下

隴西李翹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

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

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

德行以識其葬

識或作誌

其世曰

作其詞

由

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

至或

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為刺

史清淵侯

涼武昭王名嵩字玄感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翹子寶寶子沖後魏後文

史廷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

卒贈司空冲嵩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廷實都督青州刺

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

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桃枝玄孫詔

其德行曰

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

或無

其夫人事其姪如事其姑姪或其於家不敢有

事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

刺上或無其字

據李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譙諱手瓦石胥其

出擊之

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

史記趙世家太后史記趙世家太后

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

下不敢禁司法若奮曰是何敢爾

或無何字

史記齊襄公之子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

仗或作杖

立木而署

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

後刺史至加推任

有禮字貝州加下或

由是大理其葬曰

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

翹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

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

墳于丁巳

或作戊人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

作癸

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達一無後蘊必發其起而大半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

惟惟十五人得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入卑卿其孫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入卑卿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人甚文觀朝寶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寶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蔥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妹婿也為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濬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拏之卒或作章○法曹

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

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

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

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文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二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婿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達其臧子獨迎其山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頃上李子

一本余兄孫女婿也
女字或無

元年生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卒
元和十年子

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予以進士中進士第年

十四為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

觀察使辟子為從事

遇方士柳泌或作貴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

年病亟急乃死柳泌謠已見前或作及非是

其法以鉉滿一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為空竇以水銀

竇以或作蓋

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

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

或無相字

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

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遷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

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

願或作織

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注痛號

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潤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於其背死刑部且

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

舸還我於瀟洲岸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

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其一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

大夫死時涓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斷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菜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孔穀夫雖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爭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疏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識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解疏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謠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終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渾河南汝南人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

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遷汝或作汝

遷于二字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此或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韓氏自魏安定桓王茂五世孫為獻素嘗為桂州刺史四

重諾死於節義次雲卿禮部侍郎公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歷世文詞獨行

中朝即雲卿也李紳卿涇陽令嘗為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

與兄會介仲卿之子也俞弇雲卿之子也岌卿之子也岌為虢州司戶故公誌

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

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普卿

世

李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

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獻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

長或作刺史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

有子四人

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楊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

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楊州大都督府

長史淮南節度使

圓知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衛會日司錄軍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

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

或無核出至字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

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友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
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闇本無而強老以爲通三字方以爲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
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據其州
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有子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爲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爲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
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况次嫁張徹三男無競故餘州來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
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
雲卿爲兄弟則公與開封固從父兄弟也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子周氏
况于一作於元和元年况中進况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
况士第是歲公以好舒適况况字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
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况立名行入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
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接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爲族祖父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從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真子爲從祖父其孫爲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

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虢州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諸本去第字為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為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
則未嘗仕也

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淺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複出者成字或無某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謙博以敬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倍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諱語蓋本此洪譜以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無人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不然可以為質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無文字詞下或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歟既歟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一作之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

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為潮州女挈遣死商南脣峰驛廬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為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挈

大加女

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

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

或無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作削天武字

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

或無漢字○揭其逝切入音竭

既行有司以罪入家不可

留京師追遣之

或無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或作可字在病無席字

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走道

又一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脣峰驛

脣峰或作董上或有始

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

有而字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

銘曰

汝宗亦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侯氏主薄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公嘗誌處若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主薄唐充妻盧氏之墓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
女生三女三男考苗夫人志
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光明經或無復出充字宰相
休懷曾姪孫出都氏今接都綺載反俗都字與都字相亂今流俗都趙字多作都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
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
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歲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
作親○者之戈切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

乳母墓銘

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

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氏算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

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

入或作為下或有家字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

大歷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

李憐不忍奔去李下或有氏字視保益謹遠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

見下或有其字徐下或有二

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

二或時節慶

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

或無疾字

或作以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

語或作誌

或作以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

語或作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終

東雅堂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銘或作文

隴西季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貢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寶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役者劉眉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平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閑作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砾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為之言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為奇既書

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併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真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載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

中山國名今定州

其光明眎禮記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

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

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

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為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

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真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闊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亦未見所從來并闕之以俟知者果然當吐而生明矣八世孫魏蜀本音奴鈞切爾雅兔子遜郭注云俗呼曰越競與越同見本草論衡曰兔抵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遜○遜芳萬切廣雅云魏兔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魏而無日字說文校危競戰國策作遯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鵠或作捉廣雅曰韓盧宋鵠宋良犬也秦始皇時家將軍恬制筆自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庶長與軍尉或無右以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北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趺音夫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董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豪情造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毫為被非兔毫也公宣它有所自邪○今按覽資興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為謨公作董生詩資興書漁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子曰字自見親寵仕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

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_{皇上或有始字}及太子

扶蘇胡亥丞相斯

相下或有李字

中車府令高

趙高為中車府令

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

雖下或有後字

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

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

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

不中程不得休息

石百二十斤也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願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

願與絳人陳玄弘

不中程不得休息

石百二十斤也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願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

願與絳人陳玄弘

不中程不得休息

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願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

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

摹或作摹

上嘻笑曰

嘻或作喜

非是中書君老而充不仕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若今不中書邪

君今君或作而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

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姪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氏者也

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

戰國時有毛公毛遂

遂趙人平原君之客

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

或為字春秋之

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

或作毫非是

始皇封諸管城諸或

世遂有名

而姪姓之毛無聞頴始以俾見卒見任使

見或作幸

秦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

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方云閻本無此篇劉龍圖避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彥因詰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

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

第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顥頃高卒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算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廉正月晦巷死世作廉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退之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于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繕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誤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或作與糗爾雅云夢也

周禮饋餌粉餐粃糧也○糗

牛繫軛下引帆上檣

○蓮萬里連牆牛
○軒乙車切牆

音牆下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

鄙人不敢問所塗糲

其船與車備載

或曰良時吉日

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

攜朋挈傳去故就新

○駕塵廣風

音霍又興雷爭先子無

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

等有意於行平屏息

潛聽如聞音聲

若嘯若啼喜欵啜饗○

霍號切歎
許勿切

頗疑有而無久乃可

明若言者曰

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

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燄灑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鑿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謹有

聞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饁臭香

○缺許
救切

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儕子苟備

知可數已不以同

○以同以
又與同

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迴或作曲

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儕非六非四

朋儕或作儕朋
六或作三非是

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

私立名字捩手覆羹

○捩力結切

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

目或作見

語言無味者皆子之

志也其名曰賀窮

名上或一字
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

與名摘抉杳微

○抉於決切

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

曰文上或有名字

不專一能怪怪奇

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寢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害飢我寒我興訛造

訟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

吐舌跳踉偃仰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

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多以小黠而大愚洪胸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雖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

肥甘慕彼糠麌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設成式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鱸魚文

鱸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間居錄云鱸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鼈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瀆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

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湖間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鱸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鱸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鱸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鱸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數曰昔韓公諭鱸而聽今公戮鱸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朝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

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潮史刺史韓愈使軍事衛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

水以與鱸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列新書作過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罿方云莊子摘蠻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二字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瀆海而併無潮湖字○今接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鱸魚之涵

淹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子字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

壞者哉鱸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鱸魚皞然不
安谿潭晖然方云左氏晖其目晖目出貌要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接據
此恐有脫誤疑當云晖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晖何版切據
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率為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
俊易漢薛宣傳上黨少豪長雄刺史雖駕弱亦安肯為鱸魚依首下心或作身或作中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其
本皆通然意新史心心覲覲覲自出免本或作覲覲息咨反視也方云或校作覲覲窮視
作心為近故从之仙仙覲覲見莊子晚晚然在纖縫之中○今接恐當作晚為是○仙悉
批切晚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鱸魚辨
鱸魚有知其聽利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鯢之大鰐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
食鱸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鱸魚約盡三日其半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
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
則是鱸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
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字操強弓毒
矢以與鱸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